

父亲二三事

□巩勇

常有熟人问我,又出什么新书了?我摇摇头。一口气出了三本关于乡愁的散文集,我就想歇一歇了。工作之余,我在苦苦寻觅新的写作选题,在阅读经典、阅读生活中等待破茧成蝶……

时间不等人,我竟然一脚迈过了知天命之年。我从来不敢认,个人的奋斗对人生轨迹会有所改变,正如父亲给我的教育。

前两年,有热心读者建议,我应该写一本主题为“父亲”的散文集。是的,他们在我的乡愁文字之中,读到了“父亲”的足迹、“父亲”的智慧、“父亲”的背影……

我出生在鄂东大别山区的乡村,从小就在大山的怀抱中生活,无数次仰望蓝天、白云、雁群、飞

机,无数次遥想大山外的精彩世界。而给我擦亮眼睛、插上翅膀的人,首推我的父亲,其次是老师们、朋友们……

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却又不是简简单单的农民。他教过民办小学,开过拖拉机,做过大队会计等。他的面前不仅有绿色的庄稼,还有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本、账本、报刊等。因此,他的眼界不曾被那片贫瘠的大山所遮挡,他对子女的未来是有所期待的。

感谢父亲,让我接受了完整的教育。前后20多年全脱产的校园生活,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,都是极为奢侈的一笔投资。更重要的是,我幼承庭训,带着思考阅读党报党刊,坚持临摹颜柳欧诸家碑帖,带着善良的心走进现实

社会……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哪怕生在穷乡僻壤,也可否认我的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,所以,他在乡村坚持阅读《人民日报》等党报党刊,读了重大新闻,再读副刊文学,还做剪报等资料工作,从中不断吸收营养。他偶尔写写诗歌,那种不太讲究平仄的句子。他的书法很见功力,每年写春联可以笔走龙蛇,“露两手”。这些带有理想的言行,同样熏陶了我,在我身上还能找到一些踪影。

“身后有余忘缩手,眼前无路想回头。”这是《红楼梦》中的警世名言。父亲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,他对虚头巴脑的名利看得很淡很淡,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很低。多年前,老房子可以不急

着翻新,破棉袄可以不急着换掉,把微薄的家庭收入优先投资于子女的教育,用于订阅报刊。精打细算,可谓自古以来中国人勤俭持家的必修课。

一晃父亲辞世多年,梦中父子相见也是一种奢望。奇怪的是,春节回乡一起喝酒品茶的发亲,他近日竟然梦见了我的父亲,在自家窗前教小女孩写作业。后来,他在我家老房子吃饭,碰巧又是刮风下雨,感觉老房子要倒塌,就一起抬木头去撑住那后面的泥墙……

父亲是热心肠,爱教孩子,爱留客吃饭,老屋是多年的危房,这梦中的情节也不完全是虚妄的。不过,父亲不在世了,老屋也不再住人了。此时,想起李清照的两句词: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

语泪先流。”

总之,父亲给了我很多教诲,留下永恒的记忆和无尽的思念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楚人天性耿直,多实干,少情性;有侠义精神,不随波逐流;有家国情怀,敢于战斗,不怕牺牲。鄂东的黄冈人,更是楚人中的代表。伏剑走天涯,是侠客。伏笔走天涯,是侠儒。在鄂东名人史册上,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文化名人:郭筠、汤化龙、闻一多、徐复观……

如今,全民手机阅读,深刻地改变了知识和信息传播的格局。传统出版的环境发生了巨变,阅读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变。我想,必须为出版有品质的作品下点功夫,决不能浪费精力去生产文字垃圾。于是,我想我将要出版的散文集,就叫《父爱如山》吧。

钟爱那抹绿

□刘美林

世间颜色千百种,我独钟情邮政绿。记得儿时喜欢翻父亲的旧物,父亲当过兵,那时写信是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。每次收到父亲的来信,我们全家人好几天都沉浸在幸福中,真是家书抵万金。父亲寄给家里的信件母亲都保留着,我闲来无事喜欢看那些信封上一张张色彩斑斓的邮票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,那时往村里送信的投递员姓杨,村民喜欢叫他老杨。其实老杨当时并不老,是村民出于对他的尊敬,称呼他老杨,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大人喊他老杨。老杨每天骑着“邮政绿”自行车准时出现在村里,笑眯眯地将各家邮件送上门。张家阿婆的儿子汇钱来了,李家闺女给邮回包裹了,赵家远方亲戚寄信来了……村里的人都争着同老杨打招呼,好像老杨可以为他们带来幸福。老杨在乡亲们眼里,不是单纯的送报送信的人,更重要的是传递幸福的使者。

后来哥哥也当兵了,我们全家人见到老杨更加亲切了。老杨隔段日子就住我家里送信,每每看到陪伴老杨的绿色自行车停放在院子里,我总有试着骑一下的冲动,但始终未敢开口。我还羡慕老杨那身戴有肩章的邮政绿上衣。我好长一段时间跟母亲喊着,我也要穿一身邮政绿,心想我穿上它该是多好啊。时光荏苒,春去冬来。老杨那身上的“邮政绿”从深绿变浅绿了,又从浅绿换成了深绿,在不经意

间,我们发现老杨的容颜变了,头发白了,背也驼了。再后来就不见老杨来了。那时我才知道老杨退休了,接替他的是他儿子。村里人亲切地称小杨,不过陪伴小杨的不再是绿色自行车,已经改为摩托车了。小杨和他父亲一样,年复一年,风雨无阻地继续为父老乡亲服务着……

十几年前,我在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中,也如愿成为一名邮政员工。像老杨和小杨一样,为广大客户投送信件、报刊及包裹。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,认真用心投递好每件邮件。每逢雨天,我会加倍呵护邮件,生怕它们被淋湿。记得刚上班的2010年冬天,一场大雪过后,面对一尺厚的积雪,我毫不犹豫地踏上投递路。我明白这是工作使命,也是责任!我知道爱看报刊的王大爷正等着看报呢,身患疾病的刘大妈还在等着远方儿子寄来的药品……等我来到王大爷家时,他早已等候在门口,关切地问我路况,叮嘱我要注意安全,还给我准备了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,当时让我热泪盈眶,心里更多的是感动,顿时明白当年村里的乡亲为什么那么喜欢老杨。我暗自提醒自己戒骄戒躁,要向老杨小杨学习,为人民服务再苦再累都值得。

如今我已人到中年,从事投递工作也有十几年,服务客户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每当看到衣服上印着的“中国邮政”四个大字,心里还是莫名地感动。也许正是这份特殊的情感在我心里生根、发芽,才让我充满活力和生机。



牡丹争春

□崔鹏森 摄

走进唐诗里的桃花

□成旭辉

桃花是春天的象征,春的使者。冰雪消融,寒气未尽,大地依然枯黄时,春天的脚步总是悄然而至,坚定而缓慢地抹去冬天留下的痕迹。沐浴春风,经历了休眠的桃树发芽,花蕾悄悄绽放,一切都在萌生,万物恢复生机。这时,家乡山岭南北的水桃花便成为第一抹浓艳的春色,争相绽放。

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爱浅红。”这是诗圣杜甫在《江畔独步寻花》中的诗句。诗里桃花有深红,也有浅红,色彩缤纷,具体可感,诠释了桃花的奇、美、艳、幽。

诗仙李白的“桃花春水生,白石今出没。摇荡女萝枝,半摇青天月”。《忆秋浦桃花旧游》展现了一幅春日月下花前,杨柳丝丝、桃花依依、清风徐来、笛声悠扬的画面。身处此种美妙的环境氛围,其乐无穷!每每赏读到此,意往神驰,仿佛置身于春意盎然的桃园,喜见桃花,饱览桃花胜景。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这是白居易《大林寺桃花》中的诗句。诗人着意描写“山高地深,时节绝晚”的特异地理现象时,用时间差来刻画山

寺桃花的迷人情景,通过“人间“山寺”,对景抒情,流露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喜悦心情。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;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唐代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,把男女青年邂逅离别长时间思念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桃花是爱情的花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”在这里,古人将娇艳欲滴、芬芳迷人的桃花誉为待嫁的少女,含情脉脉,光彩照人。寄托了祝福夫妻和美温馨、远离刀光剑影的和平愿望。

刘禹锡曾有诗云:“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此后,玄都花就成了桃花的别称。刘郎,本为刘禹锡自称,后又用以借指桃花。而李贺的诗中:“况是青春日将暮,桃花乱落如红雨。”红雨,本用以形容缤纷飘落的桃花,后亦作为桃花的别称。

李白的七绝《赠汪伦》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。生动描写了一位伟大诗人与朋友深厚、纯朴的友情。

“一树红桃亚拂池,竹遮松荫晚开时。非因斜日无由见,不是闲人岂得知。寒地生材遗校易,贫家养女嫁常迟。春深欲落

谁怜惜,白侍郎来折一枝。”白居易这首《晚桃花》,像一幅特写,是神来之笔,为赏桃花的画龙点睛之作。独辟蹊径,以小见大,以少胜多,把人们的眼睛定格在一枝桃花上。屏气欣赏美貌的桃花,细品清雅的香味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吟咏刘禹锡的《竹枝词九首·其九》:“山层层桃李花,云间烟火是人家。银钏金钗来负水,长刀短笠去烧畲。”这首诗,田园生活气息浓郁,应时开放的桃花、李花满山遍野。放眼望去,山南山北,青砖红瓦,花木掩映,半山上升腾的袅袅炊烟,那是村民居住的地方。穿金戴银的妇女结伴到山泉取水做饭,挎着长刀的男子到坡地焚烧田里的草播种。水清、花艳、人美,是刀耕火种远古农耕文明的画卷。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四海无闲田,五谷丰登,安居乐业。

伴着春姑娘的脚步,郊外踏青,放眼桃园,粉的似霞、红的似火、紫的如纱、白的胜雪,让人眼花缭乱。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串串桃花,在微风中摇曳着,飘出淡淡的清香,这是唐诗的韵味,这是桃花诗的诗眼,这是春天的味道!

□王俊霞

四月,槐花应时开放,点缀着老家那棵老槐树。树干已是老态龙钟,犹如饱经沧桑的老人,但如盖的树冠依旧葱茏,一串串槐花竞相开放在绿叶间,不仅满院香气扑鼻,就连邻右舍也都浸没在沁人心脾的清香之中。

小时候,槐花是一种食物,无论槐树多么枝繁叶茂,任凭花开满枝头,在我眼中绝对称不上风景。那时的炒槐花,也是绝对不配有鸡蛋的,因为喂养的几只母鸡也是在为家里的生计作贡献,每每攒满一篮子鸡蛋时,总是能拿出去换来或多或少的圆、角、分,以补贴家用。那时虽没有鸡蛋相配,但槐花经过母亲的巧手加工调配,吃起来却也十分香甜可口。

岁月如梭,一晃30多年过去了,儿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如今又到了花开似锦的季节,打电话给爹娘,回答说,回来吧,槐花现在采摘正是时候,有的是半开,有的还是角儿,鲜嫩可口,再不回来,槐花就老了,嚼不动就不好吃了。在交通便利的今天,物流四通八达,市场上这种半开的还是角状的槐花有的是,但我深知,等我回去的不是槐花,而是年迈的爹娘。

走在老家的胡同里,老远就有清香拂面,舌尖上的味蕾分明已经感受到了槐花的醇香,有种馋涎欲滴的冲动。

拿起父亲准备好的长把钩钩,钩下一大堆累累琼花的枝丫,把一串串如银似玉的槐花捋到藤条编织的篮子里,母亲微笑着,一如槐花盛开,脸上刀刻似的皱纹似乎比往年更深了;她双手颤巍巍的,远没有前些年灵活了,一边将槐花一边说笑,讲述我的小时候。

槐花如雪,父母头发亦如雪。采摘完毕,父母拍了拍身上的树叶和散落在肩膀的槐花,我过去帮他们拂落头上的花瓣,明明是吹落了好多如雪的花瓣,可他们头上还是那么的白。我端详好久,才发现那白得更甚的不是槐花,是父母的满头白发。我一愣,抬眼望了望老态龙钟的槐树,父母和它一样,历经沧桑,都老了。

谁怜槐花浮香远,一树琼华满头银。我眼睛一热,父母的脸庞在我视线里越来越模糊,我知道,是他们的满头白发,灼伤了我的双眼。

组诗三首

□牛梦生

寻人记

这些年
我在生活中寻觅我的恩人
因为我曾在梦中身受他的大恩
那是在原始丛林之中
身陷绝境之际,萍水相逢的他
赠与我火把、兽肉、方向和勇气
一个梦中的陌生人,我在人世间将他寻觅
因为我相信
我的恩人和我一样,既是梦境中人
也是现实中人,是幻相
也是真身。寻觅
并将继续寻觅下去。很多年了
我仍记得他的模样,黝黑的脸上
一层淡淡的光

水

雪在夜里落下的时候
父亲,已安息在故乡新鲜的泥土下
一场雪,落下,又消融,会很快

但我知道,雪不会真正消失
它只是转化为水,又融入万物
生生不息,这宇宙的奥秘
使我相信:父亲将以新的形态
继续他的存在。也许
明天,父亲又进入我的身体
——他是水,也是空气

车过襄阳

列车正经过冬日的襄阳大地
麦田青青,一望无际
那些从历史深处扑面而来的风流人物
他们的母亲是否也曾这般将他们呼唤
千百年之前,当他们还在襁褓之中
他们的母亲就像车厢里这位年轻的母亲
轻声呼唤自己的宝宝
“讨厌鬼”“小屁屁”……
一遍又一遍,如此地亲昵
而那个曾经也这般呼唤过我的人
正沉睡在北方的麦田里
我没有老去:一个梦依然托举着我
这个梦,就是我的母亲